



同一屋檐

母亲的顶针

儿子放学时很不高兴，撅着嘴，一只手捂在屁股上，另一只手拉着我快步向车上跑。到了车上，才松了一口气，对我说：“爸爸，我的校服裤子让钉子划破了一个口子，同学们都笑话我。”我听了“哈哈”笑了起来，对他说：“我以为发生了多大的事呢，回家让奶奶给你缝好。”小家伙很怀疑：“奶奶能缝好吗？不行就花钱去缝纫店。”我回答他：“保证没有问题。”

母亲的缝纫技术，我是绝对相信的。无论衣服破了多大的洞，她都能缝好。我小时候不是爬树掏鸟窝，就是下池塘摸鱼。衣服不是这里破了个口子，就是那里少了个扣子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每天都得让母亲给缝补衣服。在昏黄的煤油灯下，母亲拿来针线盒，习惯性地摸出一枚顶针戴在右手中指上。然后眯着眼，对着煤油灯

豆大的火苗，把线从针鼻儿穿过。缝衣针扎进衣服后，用顶针一顶，缝衣针便非常轻松地穿过衣服。

我一直对那枚顶针感兴趣，经常趁母亲不注意，偷偷地把它拿出来，套在我的手指上玩耍。可惜它太大了，稍微一动便会掉下来。有一次，我把它扔在地上，来回滚着玩，结果不小心把它滚进了墙角的洞里。最后是父亲拿铲子把洞口截大，才取了出来。母亲没有训斥我，只是仔仔细细地把顶针上的土擦掉，放回了针线盒。那枚顶针是铜制的，浑身散发着漂亮的黄色，周边已经被手指磨得很薄。顶针上布满了一个个小坑，有几个小坑格外地大，母亲说那是被针鼻儿硌出来的。母亲也记不清什么时候有这枚顶针的，只记得是姥爷用鸡毛从走街串巷的

货郎那里换回来的。母亲说那时候人们都很穷，谁家要缝缝补补，都来借这枚顶针用。

儿子一进家门就高喊：“奶奶，快给我补裤子！”母亲正斜躺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听到喊声，慢慢坐直身子，然后问儿子：“咋回事？”搞清楚原因后，她也笑了，对儿子说：“放心吧，奶奶肯定给你补好！”说着颤巍巍地站起来，蹒跚着去卧室找针线盒。真是岁月不饶人，转眼几十年过去了，母亲那挺拔的腰杆已经弯曲，青丝早已变成了白发。就如同她拿出的那枚铜顶针一样，上面已经有了星星点点的锈迹。

母亲还是和以前一样，拿起顶针套在中指上。再拿起缝衣针穿线时，却总是找不到针鼻儿。儿子接过针和线，一下子就穿了过去。母亲感叹道：“还是小孩子的眼

睛好使，老了就是不中用了。”说归说，她戴上老花镜，在明亮的灯光下，将裤子举到眼前，非常熟练地一针一线缝起来。她还是老样子，先把针尖扎进衣服，然后再用顶针一顶，线便穿过了衣服。有好几次，缝衣针从顶针上滑过，针鼻儿直接戳到了手指上。母亲把手指放在嘴里含了含，然后继续进行下一个动作，直到把裤子上的口子缝平整，才松了一口气。

儿子接过裤子看了看，夸奖母亲说：“奶奶，您缝得真好，比外面缝纫店补得好！”母亲捶着腰说：“我孙子的嘴真甜！”我帮母亲把顶针从手指上退下来，才发觉她的中指已经变形。我把那枚顶针和她的手紧紧地攥在手心里，就像小时候母亲攥着我的手那样，心里感到格外温暖。

□刘晓东

父亲母亲

给父亲当陪练

父亲退休两年来，体重直线上升。我和母亲多次劝他加强锻炼，但他总是笑着说：“上了年纪都这样，身体健康就行。”可事与愿违，在前不久的一次体检中，父亲的血糖、血压都亮起了“红灯”。医生给出的“药方”就两个字：减肥。

刚开始，父亲积极性很高，每天都去公园晨练。可没过几天，他就不想再坚持了。我和母亲劝他要有毅力，他却说：“我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能恢复到以前的样子吗？”为了让父亲更好地坚持锻炼，我自告奋勇担任父亲的陪练。

清晨，我挣扎着从被窝里爬出来。父亲早已在客厅等候，身着一身运动装，显得精神抖擞。我们相视一笑，默契地走出家门。街道上行人稀少，偶有几位同样晨跑的老人，见面后彼此点头微笑。遇到熟悉的街坊邻居，父亲自豪地介绍，说我是陪他来晨跑的。那一刻，我看到了父亲脸上的自豪和满足。

跑着跑着，我们都有些累了，逐渐放慢了脚步。拐角处，遇到几位身穿蓝色工装的电力工人，正准备爬上电线杆检修线路。父亲是“老电力”，退休前是电工，看到同行格外亲切，便上前打了声招呼。

我打趣地问父亲：“您看您的体重，还能爬电线杆吗？”父亲有点儿不好意思，笑着说：“这不是开始减肥了吗？我得好好锻炼身体，不能给国家添麻烦。”话音刚落，父亲又来了精神，继续跑了起来……

□程瑞



回忆杀

咬菇娘儿皮

小时候，有一天，妹妹和同学小白、晓薇来我家，写完作业后，她们没玩通常的跳格子、扔沙包，却见小白拿出几个黄菇娘儿说，咱们咬菇娘儿皮。

我好奇地看着她们用笤帚糜儿，灵巧地把菇娘儿顶部扎个小眼儿，再一点一点地把里面的汁水和果肉揉出来后，圆圆的菇娘儿就成了菇娘儿皮，这可是个慢功夫。接着，她们把菇娘儿皮放在舌尖上，菇娘儿皮的眼儿朝外，吸上一口气，让菇娘儿皮在嘴里鼓起来。然后，再用舌尖一压，就发出咕叽一声，声音悠长而独特。

不一会儿，满屋就都是咕叽、咕叽的咬菇娘儿皮的声了。一连好几天，她们写作业时，都会发出这种咕叽声。尤其是咬大菇娘儿皮时，声音更响，持续时间更长。这咕叽声，一般嗓子和乐器发不出来，是咬菇娘儿皮的专利，绝无仅有。

之前我曾见过一个咬小菇娘儿皮的小女孩，比我还小，咬得很文静，一个人静悄悄地咬，不急不慢的样子，现在想想那个劲儿也挺有意思的。我还见过有的淘气男孩咬大菇娘儿皮时故意把腮帮子鼓起来，把菇娘儿皮咬破了，嘴还在扑扑地发声。一般那些绿色的菇娘儿皮厚一些，不容易揉破。

那时我觉得挺好玩，也想试试，便向晓薇要了一个菇娘儿，她大方地给了我六七个黄菇娘儿。我就兴致勃勃地做起菇娘儿皮来。

我先试着用笤帚糜儿扎个眼儿，可是用劲儿过大，把菇娘儿直接扎漏了，不能用了。于是，继续做。在吸汁水时，觉得挺甜，就是太少，便顺嘴吃了个菇娘儿。味道不错，于是，便把剩下的几个菇娘儿都吃了。还不过瘾，又向小白要了几个，也都吃了。

结果是，菇娘儿皮始终没做成，除了吐出几个碎菇娘儿皮，从来也没能发出咕叽、咕叽的声音。看来，男孩和女孩玩的东西确有区别呀。

如今，再也看不到那些可爱、文静、咬菇娘儿皮的小姑娘了。虽然夏天在市场上能看到卖菇娘儿的，但买菇娘儿的多是一些中年妇女，又是扒拉又是挑拣的，脸上带着笑意，估计是还没忘记小时候咬菇娘儿皮的甜蜜往事了。

□陈向东

好家风

奶奶的六个生日

奶奶没有生日。她的父母早亡，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农村，9岁的奶奶带着她3岁的弟弟，开始了讨百家饭的日子。奶奶就这样“丢掉”了她的生日，没有人知道奶奶出生于哪一天。后来身份证上倒是有一个日期，但爸爸说那是奶奶自己去上户口那天的月和日，不是真正的生日。

奶奶生命的前五十年，物质生活匮乏。有了孙辈后，生活才渐渐好转起来。大年初四，大姑买了一条鱼，跟奶奶说：“妈，我给你拿了一条鱼，你辛苦了。”

我问妈妈：“大姑为什么要买鱼来？”妈妈说：“因为奶奶过生日。”小小的我十分困惑，奶奶不是没有生日吗？

那年农历三月初八，爸爸下班跟奶奶说：“妈，我给你买了一扇排骨，一会我炖上。”我仰头问：“爸，今天为啥能吃炖

排骨呀？”“因为你奶奶过生日啊。”“今天不是你的生日吗？你不是说奶奶没有生日吗？”“儿的生日，娘的苦日。虽然奶奶没有生日，但我们的生日就是奶奶受罪的日子啊，所以我们不过生日，这一天都要敬奶奶。”就这样，奶奶有了生日，那是她孕育每一个生命的日子，共有六个。

后来，二姑给奶奶买过衣服，三姑给过奶奶大红包，小姑给奶奶买过金戒指，小叔带奶奶出去兜过风……邻居们都说，王家，风气好。

上了中学后，我喜欢叠浪漫的千纸鹤风铃。又是一年奶奶的生日，我给奶奶做了一个风铃，奶奶的脸笑成一朵花，“我大孙女手真巧”。

这年奶奶的生日宴，爸爸安排我代表孙辈发言祝寿，说了什么已经全然不记得，但是那一份与长辈共同守护的孝心、

全家人一起凝聚的亲情、奶奶幸福的笑脸，让我刻骨铭心。这份浓浓的亲情，这种良好的家风，陪伴着我成长，在后来我遇到那些大大小小的波折时，给了无穷的力量。

时过境迁，参加工作那年，奶奶作古，没有用我赚的钱给她准备生日礼物，就成了遗憾。现在，每年父母的生日，我都会模仿他们年轻时的样子，准备生日的小心意。我欣然接过父母手中传承孝心的接力棒，对我来说，它不是压力，而是与有荣焉的责任担当。

父母一辈的人，用自己的行动，在我生命的前二十多年，让我看到了孝心的样子，他们身教的力量比得过任何语言。他们铸就的良好家风，给了奶奶温柔的守候，更伴着我的成长，给了我坚定的力量。

□王佳